第六十战 精气之球

推门的速度很快，在房间内带起一阵风，将灰尘吹在空中跳舞，两人不由得捂嘴闭眼嗑了几口。待眼前平静后，两人定睛看着里头的景象，不由得呼吸一滞。

除了一面内嵌的书柜外，其他墙面上密密麻麻挂满了字画，画上的主角全是同一个人——一个各种姿态打扮的女子，眉目清秀，端庄大方，从脸来看，正是言母。

宽大的书桌上，还有地上，都散落着好几层字画，画风清丽，字形飘逸，画中人依旧是那名曼妙女子。

看到这一屋子的宣纸，两人都明了之后言父将自己锁在房间里是在做什么了。

一幅杨柳青青，女子在树下拿着只小圆扇注目河面，眼角含笑，题字：檐下柳絮绕江飞 飞漫天 天晚更相思。

一幅庭院深闺，女子在屏风后探出半个头，眉眼弯弯，题字：昨夜斜风细雨 清梦不堪惊扰 秉烛信步闲庭 听你吃吃浅笑。

一幅碧波竹海，女子于纱窗外挽帘而过，提着个竹篮，题字：荷塘碧波荡漾 窗边闲听知了 似有琵琶窃语 掩映薄纱柳腰 佼人羞携酒来 朱唇轻启掩笑 只消与卿同醉 管那今朝烦恼。

一幅樱花飞舞，女子从地上捡了一朵花别在鬓角，含羞带臊，题字：墨染粉樱逐风落 闲碎相思与谁说 一世情深付流火 三生缘浅心幻魔。

一幅深邃大海，女子的身影化为云烟，浅浅笑着看向水上的一条小船，题字：泛一叶偏舟 人生浮沉颠簸 四面八方无尽头。

一幅月色西沉，女子在案旁斟酒，指如玉葱，题字：为君饮千杯酒 又空白了头 自古相思催人老 如若梦不成 朱颜消散一夜秋。

一幅草木衰败，女子伫立在蜿蜒山路的尽头，槁项黄馘，题字：形销于苍凉大地 留我一人 在这寂寥人间 你怎生的心 竟如此薄情。

一幅窗明几净，女子端坐在铜镜前，手执木梳，题字：对镜绾髻 斜风乱青丝 一枝钗头舞天凤 衔尽人间相思。

看到这里，言澈的泪水已经吧嗒流了一地，安容与也忍不住红了眼眶。这得是怎样的喜爱，才能作出上百幅如此深情的字画。

安容与抱住言澈，顺了顺他的背，又捧起他的脸，将他眼角的泪痕悉数吻去。又想起那天晚上言澈说的那些话，以及那个写满了情话的厚厚的笔记本。

言澈与父亲一样，都是极度重情之人，所以一个在失去一生所爱之后，抑郁而死；一个在尚未表白心意之前，患得患失。

感受着言澈在怀里的细微颤抖，安容与心疼的要命，只想将自己这个人，这颗心，这剩下的人生全都交付给他。安容与自认只是个嘴笨的粗人，看着言澈垂着手任由他紧紧抱着，哭的梨花带雨，一时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得随着心里飘过的点点思绪与爱恋喃喃细语道：“哥，负不负如来我不知道，但我一定不会负你。我……我不会说什么承诺，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就一直陪着你……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不生病……我要照顾你……”

“走！”言澈猛地从安容与紧箍的臂弯里挣开，手背一扬擦干净眼泪，拉着安容与的手往外走，并示意他拿起餐桌上的另一捆书。

楼下就有一家快递，十来本书死沉，邮费都得上百块。安容与扫了一眼，大部分都是古文书，其中那本《诗经》翻的都快要散架了。处理好包裹后，言澈拉着他埋头就往酒店冲，所幸那酒店就在一个路口开外，近的很，四条长腿紧赶慢赶的，十分钟后就走上了电梯。

出电梯后，言澈走的更快，在两人身旁带起了一阵风，表情严肃，脸颊却有些泛红。之前安容与见在外头人多眼杂没好意思问，现在看着他这个样子心里倒是有些毛毛的，害怕他沉浸在父母情深却缘浅的悲痛中，徒增烦恼。

言澈雷厉风行地刷开房门后，安容与紧张问道：“哥，你没事……”话还没说完，就被言澈转过身堵住了嘴。虽然言澈那日在暗日行欢中也曾主动亲吻过他，但现在这个吻却有些过于凶狠，像一场肆虐的龙卷风一般，席卷了他炙热的唇舌。

言澈个子稍矮一些，却使了劲将安容与压在门上，手按着他的后脑勺往下带，肉嘟嘟的花瓣唇一下下含吸着安容与的下唇，舌尖扫过他整齐的上槽牙，又向着喉头探去。两人都没有闭眼，柔着眸子看着对方，眼里泛着闪烁的星光，简直想用眼神就将对方与自己揉成一体，永不分离。

呼吸声愈发粗重，唇舌激烈纠缠，彼此都贪恋着对方的温热，宛如两头猛兽，在唇上轻轻噬咬着，吮吸着。安容与随即也加入战斗，两人不断变换着进攻的姿势，在房间里笨拙地打转，没几步，便像跳华尔兹一般转到了床边。安容与正巧背对着那铺的齐整的大床，被言澈顺势一扑，倒在了床上。

言澈跨坐在安容与腰上，双手撑在他那颗涨红了的脑袋两边，俯身亲吻。慌乱中，不小心按到一旁的遥控器，40寸的液晶屏幕上，播放着不知名的仙侠剧。

在一大片盛开的薰衣草花海中，一名神色冷峻的锦袍男子右手执剑，另一名清丽俊逸的白衣男子右手执扇，风起云涌，眼见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两人眼神交汇间，锦袍男子率先刺出一剑，好一把灵能暗涌的宝剑，剑刃极其锋利，简直要将空气都劈开。但那白衣男子只是侧身一躲，下一秒便笑着化成一只华美的彩蝶，在锦袍男子修长的脖颈上站定，随即绕了一圈，最后栖息在男子微张的唇上。

这彩蝶不知是否有毒，所经之地皆起了一小片红疹，剑客原本小麦色的肌肤上，竟是布满了一圈大大小小的红痕。不一会儿，男子单薄的嘴唇也微微肿起，一时间，倒是拿那只调皮的彩蝶毫无办法。

男子收起长剑，扔在一旁，眉头微蹙，气息粗重，怔怔看向虚空。在刚才的胡乱反抗中，衣服都变得凌乱，轻薄的深色罩袍滑下去大半，索性被他脱了扔在紫色的花田之上，里头藏青色的布衣剪裁贴身，将宽厚的胸膛、内敛的腰线、紧实的长腿裹了出来，散发着成年男子特有的荷尔蒙气息。

那彩蝶又要发难，双翅如刀锋一般锐利，几番飞舞，不知出于何意，竟小心避开了所有会伤害到男子的地方，似乎是在探寻男子衣物中偷藏的宝物。不一会儿，就将那制作精良的里衣也削了个碎。

男子的胸膛露出大半，肤色正如脖颈上的小麦色，汗珠顺着肌肉线条流了下来，在阳光下荧着好看的流光。纤细的蝶足再次于这具无暇的肉体上留下斑斑红痕，终于激怒了这表情冷淡的剑客。他看不见彩蝶此时所处的位置，只得冲着四周怒喊道：“你这妖物，到底想做甚？”

翩翩飞舞的彩蝶突然散作一缕白烟，方才化为人形时的五官清晰可见，莞尔道：“贤弟，你这可真是明知故问了。我一介妖族，想要的，或者说能要的，当然只是你丹田内的那股阳心了。”

男子眉头皱得更紧，伸出手去抓那片飘渺不定的雾气，却未得逞，遂闷哼道：“痴心妄想！”似乎彻底被激怒，他掐了个手决，清透的空气中竟突然出现一个隐形的牢笼，将那缕轻烟瞬间锁住！

朦胧如薄纱般的雾气渐渐聚拢，幻化出方才打斗之前的模样，不过那身飘逸的白袍，此时却也是破破烂烂的不成形状，露出里面如凝脂玉般的白皙肌肤。牢笼中又变幻出两只大手，分别禁锢着这人形的双臂，待发现自己动弹不得后，白衣男子羞愤道：“囚仙索？哼，没想到你还有此等宝物。”

剑客无情冷笑着，随意将上身破烂不堪的布袍扯下，接着右手一翻，用灵能变出一个圆柱状的柔软器物，刹那间，那物件竟在手掌中快速变大，最后胀成粗棍大小，由这剑眉星目的男子拿在手中，甚是骇人。

这下那白衣男子彻底怔住了，难以置信道：“你……以你18岁的修为，竟能修得如此大小的灵根？”

剑客抿嘴轻笑，将头凑了过去，冷冷说道：“这还多亏了你呢，我的好哥哥。这三年来，我每日每夜都想着如何战胜你。”说罢，他长手一伸，将那光泽的灵根送进了囚仙索中，触碰到白衣男子的地方，均留下一些透明的液体，像是能腐皮蚀骨一般。

动弹不得的白衣男子眉头紧锁，死咬着丰润的下唇，不住发出痛苦的呻|吟，那灵根却没有停下半秒，以狂风之势肆意在他身上攻击。

起初这锦袍剑客似乎并不能完全掌控这刚面世的灵根，头一阵子的攻击明显杂乱无章，还弄的自己灵能调衡不畅，生生从嘴角溢了一口白色的灵液出来。

见身上不再吃痛，白衣男子邪魅一笑，嗤道：“想来你也是第一次驱使灵根，尚不知驭其之法，就这须臾片刻的，可弄不死我……唔……”

剑客眉头紧锁，擦去嘴角的灵液，又开始狠狠攻击那动弹不得只能嘴上威风的白衣男子。没想到眨眼之间，他竟是自行领悟了灵根的操纵方法，直捅的那男子咬牙切齿，苦不堪言。

如此疯狂折磨了他半个时辰，当剑客疲于控制灵根而开始喘息时，白衣男子已经有些意识涣散，眼中噙着泪，嘴角溢出一些口涎，再也没有一开始游刃有余的轻逸，呜咽着求饶，更是有些口齿不清道：“不……这不可能……明明是初次……你怎能驭使灵根这般久……”

这灵根似乎对妖族的身体有着特殊的攻击效果，待剑客也无力再驱使灵根时，那白皮男子仿佛被拆了骨头似的，全身发软，如果没有那两只透明的大手掌着，恐怕早已倒在地上成一堆软泥。最后，还断断续续吐了好些白色的浊液，这下真真是连发难的力气都没了，喃喃道：“你……竟练了化骨神功……”

剑客也精疲力竭单膝跪倒在地，方才被彩蝶蛰过的地方渗出些白色液体，似是在排毒。那粗长的灵根亦缺了灵力注入，开始渐渐变回原状。又吐出一大口灵液后，他嗤笑道：“哥哥，是我赢了。”随即，连控制囚仙索的灵能都殆尽，扣着白衣男子的大手也在顷刻间消失无踪，两人双双瘫软在花田中，喘着粗气。

一集播放结束，屏幕上进入广告，在大床上打滚的男人们也双双释放，躺在床上大喘气。整个房间如同刚打过仗似的，衣服裤子随意丢在地上，床单皱巴巴的扯出了一大截，被子掉了一半在地毯上，床头灯罩子不翼而飞，沙发椅四仰八叉，酒店反馈簿掉进了桌子后的缝隙里。

安容与偏过头看着言澈，他脸上泛着一层好看的红晕，只是表情似乎有些痛苦，嘴里发出阵阵闷哼。理智恢复后，安容与想起刚才那般如野兽似的狂暴，不由皱眉问道：“哥，还疼吗？”

言澈的嘴唇也肿了，喃喃道：“疼……唔，原来这么疼的……”

安容与转过身抱着他，动作极其轻柔，生怕他骨头散架，轻声说道：“哥，对不起……都怪我，我刚才控制不住……”

言澈噗嗤一声轻轻笑了出来，抬起下颌吻了吻那同样发肿的嘴唇：“笨蛋，这种事情哪有对错。你……你我都享受就好。”

安容与心中动容，想紧紧拥住他，却又害怕再弄疼他，只能轻轻吻他的脸，恨不得就这样天荒地老。

躺了十几分钟后，广告播完，安容与抱起言澈，去浴室里清洗。这一番酣战后，两人的肚子齐刷刷响了起来。言澈强打精神，想要下楼去买些宵夜来吃，可力不从心，身下虚弱不堪，双腿抖似筛糠，根本无法下床走路。

安容与傻笑着将他抱回床上，酒店内的空调跟不要钱似的，吹得人直哆嗦。轻轻给言澈裹上被子，安容与便转身出了房门。

言澈想吃炒米面和凉面，那家店就在酒店出去后不远处，走个五分钟便能到。安容与熟门熟路地快步走了过去，还多点了一份卤豆腐，一碟酱牛肉。

老板操着一口方言口音浓郁的普通话和他聊天，说是记得他和另一个长得好看的男孩儿，问起对方怎么没有一起来。安容与突然羞红了脸，只好说他不太舒服。

之后老板又问了问安容与来自哪里，说本地穷乡僻壤的，虽然也算是个几百年的老镇，却也没什么过来旅游的人。安容与闲着也是闲着，再加上刚刚抱得美人归，心里头美的像朵大丽花，于是对着亲切的老板有问必答，相谈甚欢。闲聊十来分钟后，安容与付了钱，谢过老板，便转身回酒店。

路上想起刚才那一个小时的云梦闲情，他立刻就觉得面红耳赤、口干舌燥，整个过程即梦幻又模糊，脑子里嗡嗡作响，只涤荡着言澈用温柔的嗓音恶狠狠说出的那句话：“如果你敢离开我，我就打断你的手和腿，把你关起来。”